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四十六回 徐鳴皋救出亡門陣 眾守軍昏倒落魄亭

話說余秀英自從別了王元帥，與使女拿雲、捉月直奔徐鴻儒營中而去。官營與賊寨不過五里之遙，將近四更以後，便到寨內。此時徐鴻儒、非幻、余七三人正在那裏拜斗。余秀英從半空落下，余七一見妹子到來，好生歡喜。當時因拜斗未畢，不便說話。

余秀英就站在一旁，等他們三人將斗拜畢，先與徐鴻儒行了禮，然後說道：“師父前者到寧王府，彼時徒弟適值感冒風寒，未能參見，多多有罪。今者病已全好，特奉寧王之命，前來聽候師父差遣。”徐鴻儒道：“罷了，我徒今既前來，沒有事令你所管，你可專管落魄亭。因此亭系集陰氣而成，非陰人執掌不可。賢徒到此，真乃萬兀之幸！那怕他七子十三生縱有通天本領，將二門破去，得賢徒掌管落魄亭，他們到了此處，也就要前功盡棄的。但此落魄亭一事，豚任重大，賢徒務要格外慎重纔好。”余秀英道：“既承師父見委，徒兒敢不當心！但不知這落魄亭上如何布置，敵人到此如何擺布于他，尚望師父教我，以便徒兒遵守。”徐鴻儒道：“今夜不及指示，且待明日，為師教道于你便了。”余秀英答應，又與非幻道人及余七見過禮，當下問非幻人道：“愚妹聞得徐鳴皋已陷入陣內，不知現在何處？曾否身亡？師兄可否帶愚妹前去一觀？”非幻人道：“賢妹何以問及于彼？”余秀英道：“只因愚妹與他有切齒之恨。從前我兄長大排迷魂陣時，他與傀儡生暗將愚妹的法寶偷去好多，以致兄長被七子十三生將迷魂大陣破去。若非他暗地盜我法寶，我兄長何致大敗而逃。今既陷入陣中，無論他已死未死，愚妹定要將他尋出來，碎尸萬段，方消昔日之恨！但不知現在何處？”

余秀英這一派巧言，說得非幻道人兀真萬信，當下答道：“他系陷入亡門，特恐他已經身死。賢妹既與他有如此仇恨，今夜也來不及去看，明日當與賢妹去看視便了。”余秀英道：“明日將徐鳴皋尋找出來，可否交與小妹帶至偏僻所在，叫他受些零戮之罪，以報昔日之仇？不知師兄尚蒙允許否？”非幻人道：“這有何不可，惟恐徐鳴皋業已骨僵而死了。”余秀英道：“即使他骨僵身死，我也要報仇的。”非幻道：“既如此，無論死活，總交與賢妹處治便了。”余秀英暗暗大喜，復又問徐鴻儒道：“近日敵營中還有什麼動靜？那七子十三生曾否全來？師父曾與王守仁開過幾戰？”徐鴻儒便將與玄貞子等比試劍法的話說了一遍，卻不曾說出寶劍被人家剝截一段、拂塵被玄貞子收去。

余秀英聽罷，卻也暗暗好笑。當下徐鴻儒道：“賢徒路遠到此，你可到後營去安歇罷。”余秀英答應，退出大帳，便與拿雲、捉月同至後帳安歇去了。

到了後帳，卻再也睡不著，只是念及徐鳴皋究竟生死如何，恨不能即刻天明，好與非幻去到那裏看視。眼巴巴天已大明，他便起來梳洗已畢，用了早點，約有辰牌時分，便去大帳給徐鴻儒早參。此時徐鴻儒業已升帳，余秀英早參已畢，站立一旁。徐鴻儒道：“賢徒昨晚要去看視徐鳴皋，現在帳中無事，你可與非幻前去，將徐鳴皋抬出，即交與賢徒慢慢處治，以報昔日之仇便了。”余秀英聽說，當下又謝過一番，即便起身，與非幻道人前去看視。

到了亡門之內，果見陰風慘慘，冷氣逼人，余秀英也覺受不住。因道：“師兄，何以如此寒冷？徐鳴皋陷入此陣，今日已經三十一日了，焉有不骨僵之理？而況此處猶在門外，還未深入內地，徐鳴皋所陷之地，卻在極深極冷之處。不必說徐鳴皋，就便七子十三生，到了此地，也要骨僵而死呢！”余秀英道：“師兄何以不怕呢？”非幻道：“我有保暖丹眼下，便覺不畏寒冷。”余秀英道：“除卻保暖丹，還有什麼可避之法呢？”非幻道：“只有師父那溫風扇可以避得此冷寒，此外再無別法了。”余秀英道：“師兄，你這保暖丹，現在身上可有麼？”非幻道：“敢是賢妹也要保暖麼？”余秀英道：“正是，不知師兄果肯見賜一粒麼？”非幻道：“賢妹說那裏話來，你也非外人，皆是自家人，理當取出來與賢妹保暖。可是我這丹藥，不但保暖，而且可以救人性命，那怕他骨僵而死，只須將此丹與他服下，只要不過四十九日，可以重生。愚兄本不應說這話，只因賢妹不是外人，徐鳴皋又是仇讎，若遇旁人，就便把丹藥與他，那裏還肯將此秘法告訴于他呢？”

余秀英聽見這話，好生歡喜，因暗道：“既以這丹藥可以救人重生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再騙他一粒過來，也好救徐鳴皋的性命。”主意已定，只見非幻道人已將丹藥取出，遞給過來。余秀英接過，即便放入口中，吞了下去，又與非幻道人向前走去。走未多遠，便故意打了兩個寒噤，自己復又說道：“怎麼這丹藥不行嗎？服了下去，還是這樣冷，怪不得令人受不住的。”非幻不知他的用意，因又說道：“賢妹不知，這丹藥還有個道理，若遇女人服下，效驗似不如男人。既然賢妹還受不住，好在愚兄這丹藥尚多，賢妹，我再把你一粒。”余秀英聽了此話，格外暗喜。于是非幻又拿出一粒，遞給秀英。秀英接在手中，故意放入口內，其實背著非幻已收在一旁。

當下便與非幻走入陣中，四面一看，果見徐鳴皋睡在那裏，便問非幻道：“這不是徐鳴皋麼？”非幻道：“正是他。”余秀英急上前一看，只見鳴皋體冷如冰，面色如紙，板硬的睡在那裏。余秀英看罷，好生難受，險些兒落下淚來，假復切齒恨道：“徐鳴皋，你昔日的英雄而今何在？你到此還有什麼話說呢？你仗著自己的本領，又恃著傀儡生的法術，前去盜我的法寶，你也有今日！被我師兄將你陷在此處，叫你骨僵而死。我不惜你身死此地，只可惜我那法寶現在不知落在何處？也罷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莫謂我余秀英心太毒，我今日遇見你，你雖身死，我卻不能不報昔日之仇。”口中說了這番言語，心中可著實不忍，即便令人將他抬入後帳，以便慢慢處治于他。當下有小軍過來，將徐鳴皋速速抬出，送往後帳而去。

這裏非幻道人與余秀英，到那十二門暨那落魄亭各處去看了一回，又說落魄亭如何利害。當與余秀英到了亭上，但見當中擺了一張桌子，有木架一座，架上插了許多旗幡，只見旗幡中有一面三角白綾小軍幡，上寫著“落魄亭”三字，四面系著銅鈴。余秀英一見，便問道：“此幡便是招人魂魄的麼？”非幻道：“正是此幡。但見有人前來，即將此幡向來人一招，那人便昏迷不醒，登時倒在地上，聽人所為。此就叫著落魄幡，那怕他神仙也逃不過此難。”余秀英道：“原來有這等利害，足見師兄法術高明了。”

當下看過，仍回大帳而去。見了徐鴻儒，非幻即將落魄亭如何布置，如何施用旗幡，全告訴了余秀英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徐鴻儒問秀英道：“你曾否明白呢？”余秀英道：“徒兒也知道其中的奧妙了。隨後只要等敵人前來，徒兒自會施展。”徐鴻儒道：“好在是現成事。以吾徒向來聰敏，自然不難。”說罷，余秀英方欲告退，只見徐鴻儒又道：“吾徒可于明日即到落魄亭上試演兩天，以後便能純熟。”余秀英道：“那裏有這仇人前來？”徐鴻儒道：“是不難，只須將營內的小軍招呼十數名來前，讓吾徒先試一番究竟驗否。”余秀英道：“如此以小軍作為敵眾，這不是先令小軍身死麼？”徐鴻儒道：“雖然將那些守軍招來，展動落魄幡，拿小軍作敵軍，只不過稍述其性，斷不至有性命之憂的。”余秀英道：“小軍既不曾死，徒兒當如法先行試驗便了。”徐鴻儒大喜，當下喊叫了一隊小軍，聽候差遣。又叫余秀英先行去到落魄亭，看著非幻先行試驗一回那落魄幡如何招展。余秀英便與非幻道人前去。非幻演了一回，余秀英一一記得清楚。非幻道人便率領一隊小軍沖殺過來，余秀英一見，即刻將那落魄幡招展起來。果然，那些小軍個個昏迷，跌倒在地。畢竟這些小軍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